新唐書

二二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列傳第十四　唐書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左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為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史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挺衆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以減論擢左武衞將軍莅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煬帝即位遣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驗視敕字加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道及是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與宇文述共破楊玄感以功遷左驍衞大將軍秦隴盜起授關內討捕大

使安定人劉迦論反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關中兵擊之大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幷首級萬餘築京觀於上郡南山虜老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盜賊多士無鬬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不敗負帝南幸使鎮長安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乃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蒲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相持月餘通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顯和縱兵破二壁唯文靜一壁獨完然數入壁短兵接文靜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士疲乃傳餐食文靜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還擊其背三壁兵大呼奮而出顯和遂潰盡得其衆通勢蹙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

尚爲之感奮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趣斬之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既行而顯和來降文靜遣竇琮段志玄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讎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西何爲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禽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爲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爲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杲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賚金銀六百兩綵千段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及竇建德來援賊秦王分麾下半以屬通俾

與齊王園洛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數歲召爲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建成之變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貞觀初行臺廢爲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永徽中贈司空二子壽詮壽龍襲爵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故詮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粟帛邮其家終瀛州刺史詮子仲翔神龍中復守瀛州

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既殁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三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邮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益顯云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積閥爲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澮等州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栢壁金剛敗奔

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
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
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慓敢今執
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
相者邪釋之引見臥內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
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
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
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獲
排矟兵六千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它何相報速邪
賜金銀一篋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敬德執
矟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
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廄馬鎧甲華整出入
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
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

勸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又破徐圓朗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敬德起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敬德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巢計日急敬德與長孫无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即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无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

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卽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敬德遂往諭玄齡等與入計議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鬬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王爲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第一賜絹萬匹舉齊府金幣什器賜焉除右武候大將軍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摠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婞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

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
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
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
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飭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
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帝將討
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
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以本官
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摠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
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并州都督
謚曰忠武給班劒羽葆鼓吹陪葬昭陵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
通飭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
其戰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
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
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

三失猜遂大愧服
張公謹字弘愼魏州繁水人爲王世充洧州長史與刺史崔樞挈城歸天子授檢校鄒州別駕遷累右武候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隱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門鋭甚公謹獨閉關拒之以功授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實封一千戶貞觀初爲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饋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爲反噬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北方霜旱糗糧乏絕可取四也頡利踈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

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勞進封鄒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襄十三年追改鄒國公永徽中加贈荊州都督子大素龍朔中歷東臺舍人兼脩國史著書百餘篇終懷州長史次子大安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訥言等共註范曄漢書太子廢故貶爲普州刺史終横州司馬子悱仕玄宗時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脩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免官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爲隋將來護兒帳內母喪護兒遣使襚弔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邪俄從通守張須陀擊賊盧明月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陀所統纔十之一堅壁未敢

進糧盡欲引去須陀曰賊見兵却必悉衆追我得銳士襲其營且有利誰爲吾行者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兵千人伏莽間須陀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即斬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陀回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戰海曲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尉從須陀擊李密滎陽須陀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宇文化及戰黎陽中矢墮馬瀕死追兵至獨叔寶捍衛得免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齩金計曰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巫嫗非撥亂主也因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揔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拜上柱國從討

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冀國公毋敵有驍將銳士震燿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及平隱巢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閒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爲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司徒趙國公无忌司空河閒王孝恭司空萊國公如晦司空太子太師鄭國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輔國大將軍褒國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尚書左僕射蔣國公通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國公開山荊州都督譙國公紹荊州都督邳國公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亮吏部尚書陳國公君集左驍衛大將軍郯國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知節禮部尚書永興郡公世南戶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戶部尚書莒國公儉

兵部尚書英國公勣并叔寶並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
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御士廉瑀志玄弘基世南叔寶
皆始終著名者也

唐儉字茂系并州晉陽人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父鑒隋戎州刺
史與高祖善嘗以典軍衛故儉雅與秦王游同在太原儉爽邁少
繩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寖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
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桀北招
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
事豈可幾然喪亂方剡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爲公思之及
大將軍府開授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從定京師爲相國府
記室晉昌郡公武德初進內史舍人遷中書侍郎散騎常侍呂崇
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連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于筠率兵
致討儉以使適至軍會孝基等爲武周所虜儉亦見禽始懷恩屯
蒲州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會俱在賊中君實私語儉曰獨孤尚

書將舉兵圖大事猶豫不發故及此所謂當斷不斷而受亂者俄而懷恩脫歸詔復守蒲君實曰獨孤抜難歸冊戎河上寧其王者不死乎儉恐必亂密遣劉世讓歸白發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而世讓至帝驚曰豈非天也命趨還舟捕反者懷恩自殺餘黨皆誅俄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幽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許以便宜盡簿懷恩貲產賜儉還爲禮部尚書天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莒國公仍爲遂州都督食緜州六百戶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取乎對曰銜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款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歲餘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爲罷獵詔其子善

識尚豫章公主儉居官不事事與賓客縱酒爲樂坐小法貶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顯慶初卒年七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幷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襄少子觀爲河西令知名孫從心神龍中以其子晙娶太平公主女擢累殿中監晙太常少卿坐太平黨誅

儉弟憲憲字茂彝仕隋爲東宮左勳衞太子廢罷歸不治細行好馳獵藏亡命所交皆博徒輕俠高祖領太原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縣公武德中進累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祿大夫

裔孫次字文編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之改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爲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皐鎮蜀表爲副使德宗諭皐罷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爲古忠臣賢士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爲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

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次編録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爲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子扶字雲翔仕歷屯田郎中大和五年爲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進中書舍人出爲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時議嗤薄之扶弟持字德守中進士第大和中爲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悰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降階伏悰語塞乃止累遷工部郎中出爲容州刺史遷給事中歷朔方昭義節度使卒子彥謙字茂業多通技藝尤工爲詩負才無所屈乾符末避亂漢南王重榮鎮河中辟幕府累表爲副歷晉絳二州刺史重榮軍亂彥謙貶興元參軍事節度使楊守亮表爲判官遷副使終閬壁二州刺史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父偃師仕隋爲太原司法書佐從義師官至

郢州刺史志玄姿質偉岸少無賴數犯法大業末從父客太原以票果諸惡少年畏之爲秦王所識高祖興以千人從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下霍邑絳郡攻永豐倉椎鋒最歷左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靜爲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賊衆亂軍乘之唐兵復振通敗走與諸將躡獲於稠桑以多授樂游府車騎將軍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跌爲賊禽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破竇建德平東都遷秦王府右二護軍隱太子嘗以金帛誘之拒不納秦王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實封九百戶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逗留免未幾復職文德皇后之葬與宇文士及勒兵衞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眞將軍周亞夫何以加改封褒國公歷鎭軍大將軍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泣

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頓首謝請與毋弟乃拜志感左衛郎將及
卒帝哭之慟贈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壯肅三
世孫文昌
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世客荊州疏爽任義節不為齷齪小行節
度使裴胄禮之胄採古今禮要為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後依
劒南節度韋皐皐表為校書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
賢校理再遷左補闕憲宗數欲親用頗為韋貫之奇詆偃蹇不得
進貫之罷引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遂為承旨穆宗即位屢召
入思政殿顧問卒至夕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未踰年自表還政授劒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素諳蜀
利病大抵治寬靜間以威斷不常任也群蠻震服長慶二年黔中
蠻叛觀察使崔元略以聞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還彭濮蠻大
酋䞤祿來請立石刊誓脩貢獻入遷兵部尚書文宗立拜御史大
夫進封鄒平郡公俄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節度淮南大和

四年檢校左僕射徙帥荆南州或旱禬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
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龍袤南安帝以文
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即日解而去復節度西川九年卒贈
太尉文昌先墓在荆州歲時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譏
其非少爵宴所向少詣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
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爲校書郎博學彊記多竒篇秘籍侍父于
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
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擢累尚書郎爲吉
州刺史終太常少卿著酉陽書數十篇子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
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
賛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
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
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機之會間不容穟公謹所以抵龜
而決也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列傳第十四

二劉殷許程柴任丘列傳第十五　唐書九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少以蔭補隋右勳侍大業末從征遼貧乏行及汾陰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吏捕繫歲餘以贖論因亡命盜馬自給至太原陰事高祖又察太宗資度非常益自託由是蒙親禮出入連騎閒至臥內兵將舉弘基募士得二千人王威等醜大事弘基與長孫順德伏閤後壁左右執之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棄馬投塹弘基斬其首拜右光祿大夫師至蒲引兵先濟河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命殷開山副之西徇扶風衆至六萬南度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光門隋將衛文昇來拒弘基逆擊擒甲士千餘馬數百時諸軍尚未至弘基最先勝高祖悅賜馬二十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八揔管軍皆沒唯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爲賊拘帝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仁杲

平乃克歸言之如初劉武周犯太原弘基屯平陽復陷賊俄自拔歸授左一揔管從秦王屯栢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躡賊歸路賊銳甚弘基堅壁儲勇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從擊劉黑闥還除井鉞將軍會突厥患邊督步騎萬人備塞自豳北東拒子午嶺西抵臨涇築障遮虜負觀初李孝常等謀反坐與交除名爲民歲餘起爲易州刺史復封爵召授衞尉卿改封夔國以老乞骸爲輔國大將軍朝朔望祿賜同職事太宗征遼召爲前軍大揔管戰駐蹕山有功累加封戶至千一百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襄始弘基病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脫飢凍餘悉散之親黨子仁實襲封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世居江南祖不害仕陳爲司農卿陳亡徙京兆爲鄠人開山涉書工爲尺牘爲隋大谷長高祖兵起召補大將軍掾從攻西河爲渭北道元帥長史時關輔羣盜鷙力自張不相

君命開山招慰皆下與劉弘基屯故城破衛文昇之兵賜爵陳郡
公遷丞相府掾以吏部侍郎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臥營委軍
於劉文靜誡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衆携乃可圖
開山銳立事説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乘機
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折墌爲舉所乘遂大
敗下吏當死詔貸之除名爲民頃之從平仁杲復爵位兼陜東道
行臺兵部尚書遷吏部從討王世充以功進爵郇國公征劉黑闥
道病卒王哭之慟詔贈陜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謚曰節貞觀十四
年與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民部尚書劉政會俱配饗高祖廟
廷永徽中加贈司空
劉政會滑州胙人隋大業中爲太原鷹揚府司馬以兵隷高祖麾
下王威等既貳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爲急變書告其反時募
士已集乃執威等囚之然後舉兵政會功也大將軍府建爲戶曹
參軍遷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少卿留守太原調輯戎政遠近

權服會劉武周宼并州晉陽豪桀舉應之政會爲武周所擒毋
密表賊形勢旣平復官爵歷光祿卿封邢國公貞觀初轉洪州都
督卒太宗手詔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功葬宜異等於是贈民部
尚書諭曰襄後追徙渝國子玄意襲爵尚南平公主高宗時爲
汝州刺史次子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薦張鷟爲司馬鍠爲監察
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聞者皆竦
後爲酷吏陷被誅
七世孫崇望字希徒及進士第宣歙王凝辟轉運巡官崔安潛
帥許及劍南崇望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爲才安潛入爲吏部尚
書崇望又以員外郎主南曹選事清辦僖宗幸山南王重榮怨宦
豎不肯率職時高選使者即河中鐫諭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
持節往旣至陳君臣大義動之重榮順服請誅朱玫自效使還稱
旨擢翰林學士昭宗即位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
濬伐太原崇望固執不可濬果敗代爲門下侍郎判度支王山都

將楊守信反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度支庫遨曰
含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大掠長安中俄聞傳呼宰相來者
門闢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帝前殺賊取
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乎士皆唯唯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
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賢其力進尚書左僕射朱全忠
謀取徐泗表請以大臣代時溥乃授崇望武寧軍節度使溥拒
命崇望還爲太常卿會王珂王拱爭河中詔以崔胤爲節度使珂
李克用婿也太原邸吏薛志勤曰崔公鎮河中不若光德劉公於
我公最善光德崇望所居坊也後李茂貞王行瑜入誅執政坐是
貶昭州司馬行瑜誅克用直其冤召爲吏部尚書會王摶以吏部
輔政徙兵部王建欲并東川詔崇望爲劒南東川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未至建已使王宗滌知留後崇望乃還爲兵部尚書
卒贈司空兄崇龜字子長擢進士仕累華要終清海軍節度使
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賈入倡家踐其血乃

覺乘牖亡吏跡賈捕劾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
集宰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朝君宰即前取刀
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崇龜取它囚
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明類此姻舊或干
以財率不荅但寫荔支圖與之然不能防檢其家旣沒有鬻南珠翠
羽者由是名損弟崇魯字邠文亦第進士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僖
宗避難山南爲嗣襄王熅史館脩撰得不誅景福中以水部郎中
知制誥雅與崔昭緯善帝以韋昭度李谿輔政而昭緯外倚邠岐
兵爲援以久其權於是天子厚禮谿昭緯懼見奪共謀沮之及谿
墨麻出崇魯輒掠麻大哭帝問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險人
爲宰相谿以楊復恭西門重遂得近職柰何用之前日杜讓能當
戮未刷尚忍蹈覆轍乎谿由是不得相谿亦劾奏其姦因自陳爲
山南楊守亮詆毀不容與復恭交私又言崇望爲宰相使親吏日
夕謁左軍與復恭相親厚絁巾慘帶不入禁門崇魯向殿哭厭詛

天祚殆人之妖且其父坐賄飲藥死崇魯身為朱玫史官作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孜役階趨廢制度自崇魯始其相呰言俚淺稽校辟言市人然崇龜始聞哭麻恚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後王行瑜崔昭緯相繼誅崇魯貶崖州司戶參軍終水部員外郎

許紹字嗣宗安州安陸人父法光在隋為楚州刺史元皇帝為安州揔管紹時為兒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末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占數十萬開倉賑給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遥屬越王侗後王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國授峽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加慰納蕭銑將董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援以破銑功擢其子智仁為溫州刺史銑遣楊道生圍硤州紹擊走之銑將陳普環具大艦遡江與開州賊蕭闍提略巴蜀紹遣智仁及婿張玄靖掾李弘節追戰西陵覆其兵禽普環悉獲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荆門

城崎其東皆峭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等攻荆門取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宜紹壻連王世充及銑其下爲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貸遣之二邦感義殺掠爲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趙郡王孝恭等伐銑復詔督兵圖荆州會病卒于軍帝爲流涕貞觀中贈荆州都督智仁初以勳授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次子圉師

圉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爲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圉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爭怒而射之圉師掩不奏爲人告擿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圉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彊兵重鎭擅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嫌無兵邪敬宗因是劾抵遂免官久之爲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脩飾更爲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謚曰簡陪葬恭陵紹初

爵譙國公以子智仁自有封故詔孫力士襲之終洛州長史子欽寂
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爲隴山軍討擊副使戰崇州敗
爲虜所禽禽方圍安東脅令說屬城未下者欽寂呼安東都護裴玄
珪曰賊朝夕當滅幸謹守賊怒害之武后下制襃美贈嶄州刺史
諡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爲海東慰勞使使迎
柩還葬弁欽寂弟欽明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鹽山
郡公出爲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奄至被執賊與
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粱米
乎幷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東兵
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其廋者遂見害兄弟死王事世名其忠
程知節本名齩金濟州東阿人善馬矟隋末所在盜起知節聚衆
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密料士八千隷四驃騎分左右以自衛
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領驃騎之一恩遇隆特王世充與
密戰知節以內騎營北邙單雄信以外騎營偃師世充襲雄信

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儼中流矢墜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辟易乃抱行儼重騎馳追兵以槊揰之知節折其槊斬追者乃免後密敗爲世充所獲惡其爲人與秦叔寶來奔授秦王府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摠管搴旗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七年隱太子譖之出爲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事平拜太子右衛率尋遷右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改封盧國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摠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胡人數千出降知節屠其城去賀魯因遠遁軍還坐免未幾起爲岐州刺史致仕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處亮尚清河公主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趫悍有武力以任俠聞補隋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閒道迎謁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劉

賊冀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功徒死爾不如疾
走太原旣入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
督府長史領驍騎發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還白宋老生一
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大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
下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繚其背與史大柰合攻之
顯和敗遂平京師進右光祿大夫封臨汾郡公高祖即位拜左翊
衛大將軍累從征討以多進封霍國公遷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
党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
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
虜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二年平梁師都轉左衛大將軍出爲華
州刺史加鎭軍大將軍徙譙國旣病太宗親問之卒贈荊州都督
謚曰襄二子哲威令武哲威爲右屯衛將軍襲封坐弟謀反免死
流邵州起爲交州都督卒令武尚巴陵公主遷太僕少卿衛州刺
史襄陽郡公與房遺愛謀反貶嵐州刺史自殺公主亦賜死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父七寶陳將忠之弟爲陳定遠太守瓌早孤忠撫愛甚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寄門戸者瓌也年十九試守靈溪令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盡以州務屬瓌陳亡瓌勸勇據嶺外立陳後輔之勇不從以地降隋瓌棄官去仁壽中調韓城尉未幾罷高祖討捕於汾晉瓌上謁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戸曹高祖之晉陽留隱太子託之義師起瓌至龍門請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羣沸吾以外戚據重任不忍坐觀其亡晉陽天下用武處兵精馬彊今率之將猷國難公將家子智筭練達論吾此舉其濟乎瓌曰今主政殘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亂與之息肩公天付神武杖順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秋豪之犯關中起兵者跂踵而待擁義師迎衆欲何不濟哉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爲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縣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郃陽徇朝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

大夫遣陳演壽史大柰步騎六千趣梁山以瓌及薛獻爲招慰大
使高祖謂演壽曰閫外事與任瓌籌之既而賊孫華白玄度等果
降且具舟于河以濟師瓌行説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
拜左光祿大夫留戍永豐倉高祖即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攻
新安瓌拒破之以功封管國公秦王東討瓌從至邙山主水運餉
軍關東平爲河南安撫大使王世辯以徐州降瓌至宋州會徐
圓朗反副使柳濬勸退保汴瓌笑曰公何怯老將居邊久自當有
計俄而賊陷楚丘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鄢陵領諸州豪
質子百餘守之濬曰樞等故世充將且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柰何令
保城瓌不荅樞至則分質子與土人合隊賊近質子稍叛樞即斬
其隊帥城中人懼曰是皆賊子弟安可與守乎樞因聽諸隊殺質
子梟首門外瓌陽怒曰去者遣招慰何乃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
樞辦之縣殺賊子爲怨已大人今自爲戰矣圓朗攻虞城不能拔
賊平遷徐州揔管仍爲大使輔公祏反詔以兵自揚子律濟江討

之公祏平拜邗州都督遷陝州瓌弟璨爲隱太子典膳監太子廢璨得罪瓌亦左授通州都督貞觀四年卒瓌歷職有功然補吏多爲親故人私至負勢賕請瓌知不甚禁遏世以此譏之瓌卒時有司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瓌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丘和河南洛陽人後徙家郿少重氣俠閑弓馬長乃折節自將仕周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爲右武衞將軍封平城郡公歷資梁蒲三州刺史以寛惠著名漢王諒反使卒衣婦人衣襲取蒲州和挺身免坐廢爲民宇文述有寵和傾心附納俄以發武陵公元冑罪復拜代州刺史煬帝北巡和饋獻精腆至朔州而刺史楊廓無所進帝不悅述盛稱和美帝用爲博陵太守詔廓就視和爲式後帝過博陵和上食加豐愈喜由是所過競爲珍侈獻自和發也然和善撫吏士得其心遷天水郡守入爲左禦衞將軍大業末海南苦

吏侵數怨畔帝以和所莅稱淳良而黃門侍郎裴矩亦薦之遂拜交阯太守撫接盡情荒憬安之煬帝崩而和未知於是鴻臚卿甯長眞舉鬱林附蕭銑馮盎舉珠崖番禺附林士弘各遣使招和不從林邑西諸國數遺和明珠文犀金寶故和富埒王者銑聞利之命長眞以南粵蠻俚攻交阯和遣長史高士廉率兵擊走之郡爲樹石勒其功會隋驍果自江都來乃審隋亡和即陳款歸國而嶺嶠閉岨乃權附銑銑平遂得歸詔李道裕即授和交州大總管爵譚國公和遣士廉奉表請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興引入卧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除左武候大將軍和時已老以稷州其故鄉也令爲刺史以自養尋除特進貞觀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總管謚曰襄陪葬獻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爲知名

行恭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與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羣盜不敢窺境後原州奴賊圍扶風太守竇璡堅守賊食盡無所掠

衆稍散歸行恭行恭遣其酋說賊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負糧持牛酒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衆曰若皆豪桀也何爲事奴乎使天下號曰奴賊衆皆伏曰願改事公行恭乃率其衆與師利迎謁秦王於渭北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功多遷左一府驃騎錫勞甚厚隱太子誅以功擢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兄爭葬所生母廢爲民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進右武候將軍高宗立遷大將軍冀陝二州刺史致仕卒年八十贈荆州刺史謚曰襄陪葬昭陵行恭所守嚴烈僚吏畏之數坐事免太宗思其功不踰時輒復官初從討王世充戰邙山太宗欲嘗賊虛實與數十騎衝出陣後多所殺傷而限長堤與諸騎相失唯行恭從賊騎追及流矢著太宗馬行恭回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己馬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詔斲石爲人馬象拔箭狀立昭陵闕前以旌武功云子神勣見酷吏傳

賛曰帝王之將與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故士有一槩皆

塡然躍而附之若榱椽梁柱以成大室又負偃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邪然皆能禮法自完賢矣哉

二劉殷許程柴任丘列傳第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祁人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入隋為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大雅性至孝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初為東宮學士長安尉以父喪解會天下亂不復仕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隱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須變數陳秘畫多所嘉納王即位轉禮部封黎國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謚曰孝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

彥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林郎直

內史省隋亂幽州摠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州降彥博與有謀授
摠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爲中書舍人遷侍郎高麗貢方物
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
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突厥入寇彥博以幷州道行
軍長史戰太谷王師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國
虛實彥博不肯對囚陰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授雍州
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衆訟牒滿
廷時譏其煩碎復爲中書侍郎遷御史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事貞
觀四年遷中書令封虞國公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
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爲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勝其辯天子卒
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辭令每問四
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近
臣遣秦王諭旨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
明年卒年六十三彥博性周愼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

陳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
再稘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帝命有司為
構寢贈特進謚曰恭陪葬昭陵子振挺振歷太子舍人居喪以毀
卒挺尚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彥博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大有字彥將隋仁壽中李綱薦之授羽林騎尉高祖舉兵引為太原
令從秦王徇西河將行高祖曰士馬單少要須經略以君參軍事
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
近不自安請徙它職帝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武德初累遷中
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贈鴻臚卿謚曰敬初顏氏溫氏在隋最盛
思魯與大雅俱事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游秦大有典校祕
閣顏以學業優而溫以職位顯於唐云
大雅四世孫佶字輔國以字行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
助為守計李光弼厚遇之後居鄴薛嵩薦之朝授太常丞一謝嵩
即去屏處郊野世推其高節子造

造字簡輿姿表瑰傑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爲吏隱王屋
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
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縻以職事及節度徐州
造謝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建封恐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反
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相撼逐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
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横士往說濟佐其必建封彊署造節度參
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
臣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驛入奏天子愛
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
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爲諫官以語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烏
重胤奏致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録爲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
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時聞劉總
比年上書請覲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爲我行諭意毋多讓因賜緋
衣至范陽總櫜鞬郊迎造爲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繇

是籍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鎮州行營頃之李景儉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飲出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召授侍御史知彈奏請復朱衣豸冠示外廡不聽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事進中丞大和二年內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自劾曰臺繫職恐人緣以構姦申警備乃得入臣請入三十直崔蠡姚合二十直自贖宰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俸造性剛急人或忤己雖貴埶亦以氣出其上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蔑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

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開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造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僞官九十人主吏皆論死遷尚書右丞封祁縣子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爲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帝慮其勞費造曰臣計諸道戍蠻之兵方還願得密詔受約束用此足矣許之命神策將董重質河中將溫德彝郃陽將劉士和從造而興元將衛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諭以意皆曰不敢二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爲前軍既入前軍呵護諸門造至欲大宴視聽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更徙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住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問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乃不敢動即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階立拔

劒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臨之號令者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漢江監軍楊叔元擁造靴祈哀造以兵衛出之詔流康州叔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戮爲恨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賜萬縑賞其兵入爲兵部侍郎以病自言出東都留守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召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尚書右僕射兄邈弟遜邈長慶大和中累以拾遺補闕召不應遜嘗爲邑宰解印綬去造子璋

璋以父蔭累官大理丞陰平吏盜官物而焚其帑璋刺得其情擢侍御史賜緋衣遷婺州刺史以政有績賜金紫徙廬宋二州刺史宣州逐鄭薰也崔鉉調淮南兵討之以璋爲宣州刺史事平就拜觀察使擢武寧節度使銀刀軍驕橫累將姑息而璋政嚴明懼之相率逐璋詔徙邠寧節度歷京兆尹璋素强幹鉏宿弊豪右惕

服加檢校吏部尚書同昌公主薨懿宗誅醫無狀者繫親屬三百餘人瑑與劉瞻極諫貶振州司馬歎曰生不逢時死烏足惜仰藥死

彥博裔孫廷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然薄於行無檢幅又多作側辭豔曲與貴冑裴誠令狐滈等蒲飲狎昵數舉進士不中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爲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署巡官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鎮淮南廷筠怨居中時不爲助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其齒訴於綯綯爲劾吏吏具道其汙行綯兩置之事聞京師廷筠徧見公卿言爲吏誣染俄而徐商執政頗右之欲白用會商罷楊收疾之遂廢卒本名岐字飛卿弟廷晧咸通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以刃脅廷晧使爲表求節度使廷晧紿曰表聞天子當爲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荅曰我豈以筆硯事汝邪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

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使周重草表彥曾遇害廷晧亦
死詔贈兵部郎中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父誕隋并州摠管府司馬漢王諒
反逼之不從見殺無逸在長安聞變卽號慟人問故對曰吾父生
平重節義必無苟免者頃計至果然時五等廢煬帝嘉誕忠特封
無逸平輿侯而贈誕柱國弘義郡公無逸歷淯陽太守治爲天下
最再遷右武衛將軍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殺乃與段達元
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簒棄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
吾有死終不能同爾爲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
下取由是獲免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
國公歷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
人不聊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旣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
嚴明蜀人以安皇甫希仁儉人也誣告無逸爲母故陰交世充帝
判其詐斬希仁遣給事中李公昌馳諭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

時無逸與行臺僕射竇璡不協因表自陳并上璡罪有詔劉世龍溫彥博按之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譖毀但以正直為佞人憎爾無逸頓首謝帝曰卿無負何所謝拜民部尚書出為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閤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它境嘗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逐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不能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謚良

李襲志字重光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更為金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私産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聞煬帝喪乃與士民縞素三日臨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

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勠力刷雠恥豈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爲吾法也欲斬說者衆諫乃止遂固守凡二年力窮援絕爲銑所陷僞署工部尚書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賜書責命其子玄嗣召之襲志約嶺南酋永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國帝復以書諭曰公朕之宗不可與異姓比宜及子弟並隸宗正屬籍及銑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之趙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總管五年來朝進柱國封始安郡公江州都督後討輔公祏爲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襲志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光祿大夫汾州刺史致仕卒

弟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仕隋爲冠軍府司兵除世師輔代王守京師也三輔盜蠭聚襲譽請以兵據永豐倉發粟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捕賊世師不從乃求出募山南兵

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代王世充也拜
潞州揔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使世充襲譽捕斬之詔委典運以
饟東軍擢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
江吳大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爲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
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爲太府卿爲人嚴慤以威肅聞居
家儉厚于宗親祿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
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
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吾
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坐在涼州以
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當死廢爲民流泉州卒
姜謩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爲晉陽長高祖在太原謩豫識之謂
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度其必撥亂
得天下乃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功參軍從平霍邑絳
郡兵遂度河謩部勒一夕濟高祖歎其略進平長安除相國胄曹

參軍長道縣公薛舉寇秦州以謩山西豪家望詔安撫隴外委以便宜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冝膺圖緝光有神器謩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踐阼死不恨高祖嘉納乃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遇薛舉與戰軌敗召謩還朝爲員外散騎常侍後仁杲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凉州荒梗宜有以靖之謩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皆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諡曰安子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爲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籞以幹力稱多所賚賞游幸無不從遷宣威將軍太宗選趫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内號曰飛騎每出幸即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之高昌之役爲行軍副摠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戰有功璽

書尉勞還爲金城郡公賜奴婢七十人帛百五十段帝將征高麗行
本諫未宜輕用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衛
大將軍郕國公謚曰襄陪葬昭陵子簡嗣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
祁寒烈暑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
見其倚昵恐寖啓侈端勸帝斥之帝賴其彊濟不斥也子柔遠
美姿容敷奏詳辯武后時至左鷹揚衛將軍攝地官尚書通事舍
人內供奉子晈晦

晈長安中爲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晈識其有非常度委心焉及
即位自潤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內陪燕私詔許捨鞚坐
與妃嬪連榻間擊毬鬭雞呼之不名也賜宮女廐馬及它珍物前
後不勝計帝在殿廷翫一嘉樹晈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後將
誅竇懷貞等晈與密議以功進殿中監楚國公食封四百戶議者
譏短晈任遇太過帝以其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殿中
監楚國公晈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朕甞

遊長楊鄭杜閒畋于時奉侍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儲副朕
叱而後止復言於朕兄弟近戚語聞太上皇太上皇奏之中宗遣
嗣虢王邕等鞫問畋一意保護罔或貳言宗楚客紀處訥等請投
畋炎荒中宗特詔貶潤州長史專以忠力戴朕謂天且有命故復
危蹈艱而無變焉朕既即位又參誅姦臣將厚以光寵毋所撝遜
造膝匪躬舉多規益而悠悠之談醜正惡直天下之人其未及識畋
之功何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
幾於此且否當其悔則必滅乃宗泰至于亨則所酬未補豈流言
之聽而厚德之忘哉苟謀始有之圖終可也尋遷太常卿監脩國
史弟晦又為吏部侍郎有權寵宋璟以為非久安策請抑損之開
元五年下詔放歸田里使自娛久之復為秘書監十年坐洩禁中
語為嗣濮王嶠所劾救中書門下究狀嶠亦王守一姻家中書令
張嘉貞陰希其意傅致畋獄詔免殊死杖之流欽州道病死年五
十親厚坐謫死者數人世以為冤時源乾曜方侍中不能正為人

所譏詆帝後思皎舊勳令遞柩還以禮葬之存問其家追贈澤州
刺史後以子尚主更贈吏部尚書仍賜封二百戶爲祠享曹貞子慶初
慶初生方晬帝許尚主後淪謫二十餘年天寶初皎甥李林甫爲
宰相爲帝言之始命以官襲楚國公十載尚新平公主新平故嘗
歸裴玪玪卒乃降慶初主慧淑閑文墨帝賢之歷肅代朝恩禮加
重慶初亦得幸舊制駙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
脩植建陵詔爲之使誤毀連岡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建陵使
史忠烈等皆誅裴玪子儆亦削官主幽禁中大曆十年薨故事太
常職奉陵廟開元末濮陽王徹爲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陵天
寶中張垍以主婿任太常故復舊及慶初敗又以陵廟歸宗正云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爲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之開元
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
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循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譴
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時國馬之晦請以詔書市馬六

胡州率得馬三十署游擊將軍詔可開廐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不拜改兵部滿歲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詭託爲姦前領選者周棘扃藩檢窒内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誘罪輒得皆以爲神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贓賕路塞而流品有敘衆乃伏畋被放晦亦左除宗正卿貶春州司馬徙海州刺史卒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祖顒爲魏散騎侍郎善爲巧于曆數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宫摠監楊素索簿閱實善爲執板暗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仁壽中遷樓煩司戶書佐高祖爲太守尤禮接善爲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起署大將軍府司戶叅軍封清河縣公擢累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傴嘲曰曲如鉤例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闇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購謗者謗乃止傳仁

均撰戊寅曆李淳風詆其謬帝令善爲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
貞觀初爲陝州刺史時議戶猥地狹者徙寬鄉善爲奏畿內戶衆
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歷
大理司農二卿坐與少卿不平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
謚曰忠初天下旣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爲建言其敝武德
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免如房玄齡褚遂良者衆矣
李嗣眞字承胄趙州柏人人多蓺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州司功
參軍賀蘭敏之脩撰東臺表嗣眞直弘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
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爲祝司文
郎中雷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眞成不淹頃帝覽稱善詔加兩階
敏之等倚恩自如嗣眞不喜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
眞獨免調露中爲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
太淸觀嗣眞謂道人劉槩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
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槩

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封常山縣子嗣眞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弟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嘗引工展器于廷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軍闔玄靜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賛祕書郎殷仲容書時以爲寵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爲二王後詔可命巡撫河東薦宋温瑾袁嘉祚李日知拔州縣職皆至顯官來俊臣獄方熾嗣眞上書諫以爲昔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謀陛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藤州久得還自筮死日豫具棺斂如言卒桂陽有詔州縣護喪還鄉里贈濟州刺史謚曰昭武后嘗問嗣眞儲貳事

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龍初贈御
史大夫所撰述尤多時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爲太樂
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
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又有乗馬者知古
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訖之
皆然







杜張李苑羅王列傳第十七　唐書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illegible]臣宋祁奉

敕撰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貲與里人輔公祏約刎頸交公祏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為盜時年十六伏威狡譎多筭每剽劫衆用其策皆効嘗營護諸盜出為導入為殿故其黨愛服共推為主隋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衆鈔暴伏威遣公祏脅諭曰天下共苦隋豪桀相與興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若合以為彊則無事隋矣公能為主吾且從不然一戰以決海潮懼即以衆下之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偽北誘顥隋葭葎澤中順風縱火迫之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幷力伏威引親將十人操牛酒謁勒公祏嚴兵待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悉召酋首高會伏威突斬破

陣衆眙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下皆畏服公祏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攻安宜屠之隋遣虎牙郎將來整戰于黄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祏財有衆數百亡去行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覆其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軍稜果悉兵至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携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進破高郵引兵度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均甘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閲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完敵宇文化及以爲歷陽太守不受徙丹楊自稱大行臺始進用士人繕利兵械薄賦斂除殉葬法民姦若盗及吏受賕雖輕皆殺無赦上表越王侗侗以爲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是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遣

使招懷伏威乃獻款高祖授以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豫屬籍以其子德俊爲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充之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禽以獻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南屬嶺東至于海秦王已平劉黒闥師次曹兗伏威懼乃入朝詔拜太子太保兼行臺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初公祏反矯伏威令以紿衆趙郡王孝恭旣平公祏得反書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没入家產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冤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伏威有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與同衣食唯闞稜王雄誕知名

闞稜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署左將軍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至道不舉遺從伏威入朝拜

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祏反稜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邪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祏破稜功多然頗自代公祏被禽乃誣與已謀又伏威王雄誕及稜貲産在丹楊者當原而趙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自訴忤孝恭遂以謀反誅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彊果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署驃騎將軍初伏威度淮與李子通合後子通憚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裒嘯散亡又爲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別將西門君儀妻王勇決而力負伏威走雄誕捴麾下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拒數被創氣彌厲伏威遂脫闞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大將軍雄誕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祏擊子通以雄誕稜爲副戰溧水子通敗公祏乘勝追之反爲所擠士皆走壁雄誕曰子通狃于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祏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度太湖武德四

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崦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歙賊汪華據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鬬輒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蘇賊聞人遂安據昆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開曉禍福遂安即降以前後功授歙州揔管封宜春郡公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輔公祏將反忠其異己縱反間陽言得伏威敎責雄誕貳雄誕素質直信之乃歸臥疾公祏奪其兵遣西門君儀諭計雄誕始悔寤曰天下方靖王在京師當謹守藩奈何爲族夷事雄誕雖死誼不從公祏遂縊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爲流涕高祖嘉其節以子世果襲宜春郡封太宗立優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曰忠世果

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名忽峍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隋大業末起爲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峍賊高祖移檄招之士貴即降拜右光禄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進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爲龔州道行軍揔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顯慶初卒贈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爲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大業末郡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恤下斬之開倉賑窮乏自號永樂王建元正平號其父爲大公以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騎兵二千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爲質始畢可汗冊子和爲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爲屋利設武德元年獻款授靈州揔管金河郡公徙郕國公襲師都寧朔城克之又

伺突厥虛實陰以章聞爲虜邏騎所獲處羅可汗怒囚子外於
是子和危畏懼舉部南徙詔內延州故城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賜
姓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爲婺州刺史徙夷國公顯慶初轉黔州
都督乞骸骨許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苑君璋馬邑豪家也以趫雄自奮劉武周以兵入寇君璋曰唐以一
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非此殆天命非人謀不可爭也太原而南
多巖阻今束甲深入無踵軍有失不可償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
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璋守朔州引衆內侵未幾敗泣
曰廢君言乃至此即與共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爲大行臺
統武周部曲使郁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
祖遣使招之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
却之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請盡殺其衆以歸
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脅君璋君
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詔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

陷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恒安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請鄭虜贖罪高祖遣鴈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亡也今糧盡衆攜不即決恐衿肘變生孝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即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召衆與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厥方彊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于門曰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爲君璋所拘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之見頡利政亂知將亡遂率所部降頡利追擊走其兵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羅藝字子延襄州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剛愎不仁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以戰力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餽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嘗

慢侮景頻為景辱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倉庫
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諸盜賊侵掠留守將趙什住
賀蘭誼晉文衍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卻之勇常冠軍為諸將忌
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
山而留守不賑卹豈安人彊衆意邪士皆怨既還郡丞出郊謁藝
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爭聽命藝即發庫貲賜戰士倉粟給窮
人境內大悅殺異己者渤海太守唐褘等威動北邊柳城懷遠並
歸附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暠為總管
藝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
今大行顛覆義不辱于賊斬使者為煬帝發喪三日時竇建德高
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
起兵據關中民望所係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
源撫輯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姓
豫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藝弟監

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洺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疻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反詭言閱武兵既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豳治中趙慈皓出謁遂據州帝命長孫无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謀誅藝藝覺執慈皓岌居外即攻之藝敗棄妻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稍亡左右斬之傳首梟于都市壽時爲利州都督亦及誅先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詔取致京師嘗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曰妃相貴當母天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反既敗與李皆斬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爲駔儈無行善盜嘗負竹笱如魚具

內置逆刺見鬻帛繒者以筍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為盜請與忌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衆稍集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尉召君廓見使謬為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祈請哀到老生為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功為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别下轑轅羅川二縣破世充將魏隱擊糧道緱氏沈米艘三十拕進爵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眥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過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

朕嘗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會大都督廬江王瑗反欲
奪君廓兵以委王詵君廓本紿瑗使亂爲己功乃從數騎候詵
留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詵詐曰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
髮出即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祿
大夫賜帛千段居職不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愳不
自安會被召至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爲
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
司失所宜言乃貶爲庶人

杜張李苑羅王列傳第十七

二李列傳第十八　　唐書九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勅撰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引爲三衞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爲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留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

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揔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荊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

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寛大以
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之善
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荆州刺史
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
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
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摠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
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
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據丹楊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受方略
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摠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
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
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掎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
我師若直取丹楊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
公祏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
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鬬今方

持重特公祏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祏禽
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
亡去靖將輕兵至丹楊公祏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
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
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迺銑公祏之膏肓
也古韓白衞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
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
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戸兼檢校中書令突厥
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
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
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
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
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
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

靖爲定襄道揔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尉撫靖
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
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
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
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
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揔管張寶相禽
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
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
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
赦公之罪録公之功乃進左光禄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
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二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
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
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
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

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段千
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
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
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
大摠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甑生五摠管兵皆
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
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
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
甑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簿責之旣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
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甑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
親戚一謝遣改衞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衞霍故事築闕象鐵山
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
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
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

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景武子德謇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兄端字藥王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弟客師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楊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灃水鳥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十贈幽州都督孫令問玄宗爲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常侍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厚奉養侈飲食至躬視刲宰有譏之者荅曰此畜豢天所以養人與蔬果何異安用妄分別邪後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連婚貶撫州別駕卒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

居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弢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閒筆尚可用也請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觽筭囊等物常佩于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摸詔本還賜彥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衞南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疏之閒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舩取財繇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勣右武候大將軍東海郡公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

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
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
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鬬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
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
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己功吾
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
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揔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
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蓋濟陰王固辭改舒國公詔
勣揔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
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密服縗絰葬訖乃釋俄爲竇建德所陷質
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
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
勣爲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蓋亦自洺州與裴矩入朝
詔復其官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復反

詔勣爲河南大揔管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也遣勣以步
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壁馮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祏平
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戸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
揔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
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齎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
於是意決請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
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
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
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
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爲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
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爲朔方道行軍揔管將輕騎六千擊
度設靑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爲縣公晉王爲皇太子
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
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爲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

東道行軍大摠管破靺鞨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爲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百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眞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勣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爲詹事勣旣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翦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册進司空始太宗時勣已畫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畢官日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

與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
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
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
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勣志寧奉冊立武氏帝東封
泰山為封禪大使嘗墜馬傷足帝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
生為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為遼東道行軍大揔管率兵二萬
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昭陵明先
帝意且軍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
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
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賻卹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
不視朝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貞武給秘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陰
鐵烏德鞬山以旌功烈葬日帝與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
送故城西北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
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內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勣知人平

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于土爲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燎其須姊戒止荅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筭籌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拊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哥厖福艾者遣之或問故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旣歿士皆爲流涕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即服家欲呼毉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毉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勣疾召爲司衞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愼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

猶吾與房杜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施幔爲皁頂白紗裙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從衆妾願留養子者聽餘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苟違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彌等遵焉勣本二名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勣後配享高宗廟廷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勣子震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猷

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贓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黟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敬猷自盩厔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

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
兵討高州叛酋即開府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人授
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
曰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爲左
長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爲英公
府長史賓王爲藝文令前盩厔尉魏思温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
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
之詭衆曰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
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毁冢
藏除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賞帛五千得
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敬業問計於思温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縶
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
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尚在宜先并
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温曰鄭汴徐亳士皆豪桀不願武

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柰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兵忌分今敬業不知掃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也武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摠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烏羣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元忠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在後陣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遁江都悉焚其圖籍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遺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勣官封屬籍葺完瑩冢焉初敬業之叔思文爲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間道聞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曰廬陵王繼天

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即姓武思温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尚書或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祭酒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兹勣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爲世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勣乃私己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傅著怪詭禨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二李列傳第十八

侯張薛列傳第十九　　　唐書目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　奉

敕撰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有功擢累左虞侯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預誅隱太子尤力王即位拜左衛將軍進封潞國公邑千戶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俄檢校吏部尚書叅議朝政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為積石道行軍摠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鋭士約齎深入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會詔世封功臣授陳州刺史更封陳羣臣不願封進吏部尚書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吐蕃圍松州授當彌道行軍大摠管以擊之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摠管出討王麴文泰咲曰唐去我七千里磧鹵二千里無

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
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潰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
死子智盛襲位進營柳谷候騎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
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龔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間非
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撞
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
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援及是欲谷設益懼西走
智盛失援乃降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還初君集配没罪人不以
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亦盜入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
詔君集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
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殄
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
謂陛下録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
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絜已不

免鈇鉞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愼少而貪没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君集自恃有功以它罪被繫居怏怏不平會張亮出洛州都督君集謾激説曰何爲見排亮曰公排我尚誰咎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能反乎當與公反亮密以聞帝曰卿與君集皆功臣今獨相語而無左驗柰何祕不發待君集如初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因其壻賀蘭楚石爲千牛私引君集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爲殿下用之又遣楚石語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願毋輕入承乾納之然君集常畏謀洩忽忽不自安或中夕驚吒妻怪之曰公國大臣何爲爾若有所負宜自歸首領尚可全不從承乾事

覺捕君集下獄楚石告狀帝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羣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寘諸法將丐其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為將破二國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帝聞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為右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亮鄭州滎陽人起畎畝志趣奇譎雖外敦厚而內不情隋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從之未甚甄識時軍中有謀叛去者亮輒以告密愛其誠乃署驃騎將軍隸李勣勣以黎陽歸亮頗佐佑之擢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鄭亮提孤軍不敢入亡命共城山俄檢校

定州別駕勣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方盛棄城遁房玄齡以亮沈果有謀白秦王引爲車騎將軍隱太子將作難命亮統左右千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桀以備變齊王告亮反高祖以屬吏詰訊終無所言乃得釋王即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累遷御史大夫進封鄅國公食益州戶五百歷豳夏鄜三州都督相州長史徙鄖國召拜工部尚書亮爲政多伺察發擿隱微示神明抑彊恤弱所至有績拜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侯君集巳誅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時茂州俚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害當死攝刑部尚書韋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爲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不謝帝寤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詔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爲踞胡牀直視無所言衆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于軍士奮擊因破賊及

從帝還至并州乃得罪初亮棄故妻更娶李氏李妬悍私通歌兒養爲子名愼幾亮子顗數諫止亮不納李好左道交通巫覡撓政事亮爲相州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術家程公穎者亮素與厚陰謂曰君前言陛下眞天下主何其神邪公穎內曉即稱亮卧若龍當大貴亮曰國家殆必亂吾臂有龍鱗奮矣愼幾且大貴公孫常者節兄也亮謂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諸王姬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讖書亮悅會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案之亮讕辭曰因等畏死見誣耳因自陳佐命舊臣帝曰亮養子五百將何爲正欲反耳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帝遣長孫无忌房玄齡就獄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爲之公不自脩乃至此將柰何於是斬西市籍其家

薛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爲涿郡太守萬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爲羅藝所厚善與藝歸款高祖授

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賞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藝逆拒之萬均
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敎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
百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
萬騎來攻兵已緣堞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
衆驚潰去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柴紹之
討梁師都也以萬均爲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
王師却萬均兄弟横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譁乘之俘殺相藉突厥
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
亡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俄爲沃沮道行軍副
揔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
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
數千級勇蓋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
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磧乃還與靖會
青海璽書勉勞遷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麴智盛堅守

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降進潞國公會有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爲舉哀詔陪葬昭陵後嘗賜羣臣膢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勲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歎弟萬徹萬淑萬備

萬徹與萬均歸高祖授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隱太子太子誅萬徹督宮兵戰玄武門譟而趨秦府衆失色乃示以太子首然後去與數十騎亡之南山秦王數使貸諭乃出謝王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從李靖討突厥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歷右衛將軍蒲州刺史副李勣擊薛延陀與虜戰磧南率數百騎爲先鋒繞擊陣後虜顧見遂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封一子爲縣侯改左衛將軍尚丹楊公主加駙馬都尉遷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

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貞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揔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次鴨淥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步騎萬餘戰斬虜將所夫孫虜皆震恐遂傅泊汋城虜衆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有上書言狀者帝愛其功直加讓勖而已即爲焚書副將裴行方亦言其怨望李勣曰萬徹位大將軍親王壻而內懷不平罪當誅因詔除籍徙邊會赦還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曰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効死安得坐遺愛殺之遂解衣顧監刑者曰亟斬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斬乃絕萬淑亦以戰功顯歷右領軍將軍梁郡公暢武道行軍揔管萬備有至行居母喪廬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以尚輦奉御從伐高麗李勣圍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八百騎苦戰中槊創甚爲賊所窘萬備單馬進救何力獲免仕至

左衛將軍在武德貞觀時又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羡等頗以功力顯而皆不終附于左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少任俠隋大業末爲澄城長高祖兵至汾陰彥師率賓客上謁授行軍揔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爲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爲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閒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爲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授武衛將軍鎮熊州討王世充也彥師與萬寶軍伊闕絕山南路世充平爲宋州揔管始彥師入關世充以陳寶遇爲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禮及是彥師因事殺之又殺平生所惡數十家州人震駭皆重足立徐圓朗反詔爲安撫大使戰敗

爲賊所執圓朗待之厚命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禽爲誓死報國若宜善侍母勿以我爲念圓朗笑曰將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圓朗平彥師得還高祖以罪誅之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家饒財好施以俠聞隋大業末募壯士捕盜時年十九善御衆所向有功盜畏不入境宇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歃血誓衆士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揔管封沇國公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爲前軍揔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破之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爲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首奉詔既而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既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臣不能飲酒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

下命斬朝堂旣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仕隋爲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以湋川歸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得其衆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拒薛舉戰不勝與弟寶皆沒於賊舉令至城下紿說使降世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於此矣善自固舉重其節不加害秦王方屯高墌世讓密遣寶間走王言賊虛實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舉平授彭州刺史俄領陝東道行軍總管從永安王孝基討呂崇茂於夏縣軍敗爲賊所囚聞獨孤懷恩有逆謀唐儉語世讓曰懷恩謀行則國難未息可亡歸白發之世讓逃還高祖方濟河幸懷恩營驚曰世讓之來天也因封爲弘農郡公賜田百畝錢百萬毋喪免起爲檢校并州總管竇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黃沙嶺襲洺州會突厥入寇又詔以兵屯鴈門世讓馳騎八百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城數壞輒立柵完拒鄭元

璹先使可汗可汗使來說世讓叱曰丈夫柰何爲夷狄作說客邪
久之虜引去元璹還具道其忠賜良馬金帶襄邑王神符鎮井州
世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幾召授廣州摠管帝問以
備邊策荅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爲地耳如使勇將屯崞城
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
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經略於是世讓至馬邑高滿政
以地來降突厥患之縱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爲亂帝不之察因誅
之籍其家貞觀初突厥降者直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鄱陽郡書佐涉圖史能言成敗事
性陰狡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完富潛介賊破其鄉取子女玉帛淮
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率宗黨歸順貞觀初梁師都未平蘭上書陳
方略太宗以爲夏州都督府司馬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蘭仆旗
息鼓賊疑不敢迫夜引去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師都平遷豐
州刺史召爲右領軍衛將軍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

貳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摸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衆封平原郡公俄檢校代州都督初長社許絢解讖記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言劉將軍當爲天下主蘭子昭又曰讖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鄠縣尉游文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

李君羨洺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爲王世充驃騎惡世充爲人率其屬歸高祖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加驃騎將軍賜以宮人繒帛從討王世充爲馬軍副揔管世充子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玄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候中郎將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歷蘭州都督是監門衛將軍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謡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爲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

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羡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未幾出爲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爲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寃武后亦欲自詫詔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謠讖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侯張薛列傳第十九

高儉列傳第二十　　唐書九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齊淸河王岳之孫父勵樂安王入隋爲洮州刺史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司隷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皆宿臣顯重與爲忘年友繇是有名自以齊宗室不欲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之仕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爲朱鳶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留妻鮮于奉養而行會世大亂京師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司法書佐時欽州俚帥甯長眞以兵侵交趾和懼欲出迎士廉曰長眞兵雖多縣軍遠客勢不得久城中勝兵尚可戰柰何受制於人和因命爲行軍司馬逆擊破之高祖遣使徇嶺南武德五年與和來降於是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爲治中親重之隱太子與王隙已熾乃與長孫无忌密計討定

是日率吏卒釋囚授甲趨芳林門助戰王爲皇太子授右庶子進
侍中封義興郡公坐匿王珪奏不時上左授安州都督進益州大
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
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爲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爲變又引諸
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金
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厮引旁出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爲吏部
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高
祖崩攝司空營山陵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
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
關中者以屬卿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
書門下三品知政事帝伐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
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道而比聽政據按對公情所未安
所司宜别設按奉太傅士廉固辭還至幷州有疾帝即所舍問之
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爲流涕卒年七十一又欲臨弔房

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无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帝猶不許无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詔贈司徒幷州都督謚曰文獻陪葬昭陵方寔食敕尚宮以食四轝往祭帝自爲文喪出横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喪高宗即位加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槀家人無見者士廉少識太宗非常人以所出女歸之是爲文德皇后及遺令墓不得它藏惟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王典訓可用終始者初太宗甞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諜參考史傳檢正眞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

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爲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爲榮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爲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爲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爲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又李義府恥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爲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爲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爲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升譜限搢紳恥焉目爲勳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

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爲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爲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壻皆取當世勳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縣隔李義府爲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爲敝云士廉六子履行審行眞行有名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諭使彊食尚東陽公主襲爵歷戶部尚書貶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有名坐長孫無忌左授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眞行至左衛將軍其子岐連章懷太子事詔令自誡切眞行以佩刀刺殺之斷首棄道上高宗鄙其爲貶睦州刺史審行自戶部侍郎貶渝州刺史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巽表鹽鐵轉運巡官善職凡十年進累司門郎中敬宗愼置侍講學士重以簡厚惇正與崔鄭

偕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命人分列國各爲書成四十篇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出爲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襃久之拜太子賔客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保

賛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敘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閥顯者至賣昏求財汨喪廉恥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爲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所記無考按冠冕皁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

竇威字文蔚岐州平陸人父熾在周爲上柱國入隋爲太傅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羣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爲書癡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秘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

職閑冗吏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耶威笑
不答蜀王秀辟爲記室威以秀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
威獨免大業中累遷内史舍人數諫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
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録參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
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
授内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諭帝益親矚嘗引入卧内謂
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爲内史令事
固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
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
族奇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
後寢疾帝臨問及卒哭之慟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謚曰靖
威性儉素家不樹産比喪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太子百官臨送
兄子軌字士則父恭仕周爲雍州牧鄭國公軌性剛果有威大業
中爲資陽郡東曹掾去官歸高祖起兵軌募衆千餘人迎謁長春

宮帝大悅賜良馬十匹使略地渭南下永豐倉收兵五千從平京
師封贊皇縣公為大丞相諮議參軍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
之次黄欽山遇賊乘高叢射衆為卻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
代之身擁數百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既鼓士爭赴賊賊射不
勝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赤排羌與薛舉叛
將鍾俱仇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討賊連戰有功餘黨悉降復贊國
舊封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
刺史蔣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鉗川軌進軍臨洮擊左封走
其衆度羌必為患始屯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
年還蜀軌既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
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
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為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
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
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後入朝賜坐御榻容不肅又

坐對詔帝怒曰公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公斬誅略盡我寵種車騎尚不足給公因繫詔獄俄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詔至軌內詔懷中雲起問詔安在軌不肯示因執殺之行方懼奔京師得免是歲行臺廢授益州都督加食邑戶六百貞觀元年召授右衛大將軍出爲洛州都督周洛閒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趣本卒贈幷州都督子奉節尚永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軌弟琮有武幹大業末犯法亡命太原依高祖與秦王有憾不自安王方收天下豪英降禮接之與出入卧內琮意乃釋大將軍府建引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授金紫光祿大夫封扶風郡公從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敗其將桑顯和通遁去琮以輕騎追獲於稠桑進兵下陝縣拔太原倉遷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款命琮總萬騎自柏崖迎之逗留不進

武見殺坐除名武德初爲右屯衛大將軍時將圖洛陽詔琮留守陝護饟道王世充將羅士信數以兵鈔絶琮使人說降之東都平檢校晉州摠管從隱太子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賜黃金五十斤卒贈左衞大將軍謚曰敬永徽五年加贈特進

威從兄子抗字道生父榮定爲隋洛州摠管陳國公謚曰懿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美容儀性通率涉圖史以帝甥蚤貴入太學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襲爵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文帝幸其第酣宴如家人禮毋卒數號絶詔宫人節哭歲餘爲岐州刺史轉幽州摠管所至以寬惠聞漢王諒反煬帝疑抗爲應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誣抗得諒書不奏按鞫無狀然坐是遂廢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爲我先耳李氏名在圖錄天所啓也高祖曰爲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逴護長城聞高祖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壻豁達有大度眞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高祖見

之喜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因置酒爲樂授將作大匠兼納言尋罷爲左武候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入卧內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爲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册勳於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與焉賜女樂一部珍幣不貲卒贈司徒謚曰密子衍靜誕衍龍襲爵

靜字元休在隋佐親衛以父得罪煬帝久不之進高祖入京師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糧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議者以流亡未復不宜重困於是召入與裴寂蕭瑀封倫廷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嶺以爲鄣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即位授司農卿封信都縣男趙元楷爲少卿靜鄙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以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楷大慙改夏州都督突厥擕貳諸將出征者過靜靜爲陳虜

中虛實諸將由是大克獲又聞其部落都射所部欝彭孤尼等九俟斤皆內附帝嘉之賜馬百匹羊千口及禽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羣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敎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爲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況首丘未忘則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則世爲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送無北顧憂矣再遷民部尚書卒謚曰肅子遠尚遂安公主襲爵

誕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封安豐郡公尚襄陽公主從秦王征薛舉爲元帥府司馬累遷太常卿高祖諸子幼未出宮者十餘王國司家事皆誕主之出爲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授右領軍大將軍進莘國公爲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爲官擇人者治爲

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卒贈工部尚書荆州刺史諡曰安
抗弟璡字之推性沈厚隋大業末爲扶風太守唐兵起以郡歸歷民部尚書從秦王平薛仁杲賜錦袍尋鎮益州時蜀盜賊多皆討平之與皇甫無逸不協數相訴毀因請入朝至半道詔還之璡內憂恐會使者至璡引宴臥內厚餉遺無逸以聞坐免官未幾授祕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脩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浮費不勝算太宗怒詔毀之免其官以酆王納璡女爲妃復位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安璡有巧思工書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樂是正鍾律云
威從孫德玄隋大業中起家國學生祖照尚周文帝義陽公主封鉅鹿郡公父彥襲爵終隋西平太守兄德明師事陳留王孝通通知文史漢王諒反遣將綦良攻黎州德明年十八募士五千號令嚴整倍道擊賊破之以功擢累齊王府屬坐事免高祖兵叩長安

而宗室孝基神符道宗及竇誕趙慈景等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諫曰罪不在此殺之無傷於彼祇取怨焉不如挻之乃止長安平謁高祖終不自言時稱長者拜考功郎中從秦王擊王世充封顯武男歷常愛二州刺史卒德玄始爲高祖丞相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高宗以舊臣自殿中少監爲御史大夫歲中遷司元太常伯時帝又以源直心爲奉常正卿劉祥道爲司刑太常伯上官儀爲西臺侍極郝處俊爲太子左中護凡十餘人皆帝自擇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頓首謝麟德初進檢校左相勤職約已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賚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爲使帝次濮陽問古謂帝丘德玄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敬宗自矜于人德玄知不爲忤衆服其量禮成進爵二級以弟德遠未及爵願分封詔可故德玄封鉅鹿男德遠樂安男德玄迎時取合未嘗有過然無它補益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幽州都督謚曰恭

贊曰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跡名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興運埋光鏟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竇宗自魏訖唐支冑扶疏數百年所憑厚矣

高竇列傳第二十

房杜列傳第二十一　　唐書九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壹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緜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為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

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
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
初不著槀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毋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
對面語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
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
累進陜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奇
譖于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王召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
事平王爲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即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
晦長孫无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邗國公食邑千三百
戶餘皆次敘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
有諱各爲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
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
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
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

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袂或指
畫自陳訖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進
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
賢材比聞閱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
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
乃降戰勝乃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
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傜役毒之世方敝衰
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
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
守文之不爲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會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徙國梁而羣臣讓世襲事故罷刺史
遂爲梁國公未幾加太子少師始詣東宮皇太子欲拜之玄齡讓
不敢謁乃止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
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

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晉王爲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以母喪賜塋昭陵園起復其官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毋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見聽晩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臥治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即喜見于色玄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含怒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衞延陀鐵勒披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弒逆身自將六軍徑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

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旣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絶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毋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轊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爲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卽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惙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皇太子就省擢子遺愛右衞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幷州都督謚曰文昭給班劒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高宗

詔配享太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
無娼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
爲寛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
被譲必稽顙請罪畏懾視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譴還第黄門侍
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
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
園觀風俗玄齡敕子弟汎掃廷唐曰乗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
第因載玄齡還宮帝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
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它語
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
曰我乃告公玄齡馹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
自信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
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
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子遺直嗣次子遺愛誕率無學

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為右衛將軍公主帝所愛故禮與它婿絕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讓爵帝不許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時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罪帝敕長孫无忌鞫治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勳免貶銅陵尉詔停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果有名周隋間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令德因補滏陽尉棄官去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州摠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莫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

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為中郎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食三千戶別食益州千三百戶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摠監東宮兵進位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摠數職陰剴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俸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及未亂擢其子左千牛構兼尚舍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為慟贈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加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為玄齡言之敕所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宮勞問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

徙國萊方爲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
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
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
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琅邪顏
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請稱疾上必
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象軒驁構以累貶死嶺表
如晦弟楚客少尚奇節與叔父淹皆沒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
譖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于如晦不許
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
高祖得釋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爲給事中太
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
卿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異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而輔我
楚客頓首謝因擢爲中郎將每入直盡夕不釋仗帝知而勞之進

蒲州刺史政有能名徙瀛州後爲魏王府長史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揣帝意薄承乾乃爲王諸媚用事臣數言王聰睿可爲嗣人或以聞帝隱恚及王貶爵暴其罪以如晦功免死廢于家終虔化令

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爲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赦還高孝基爲雍州司馬薦授承奉郎擢累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少吏部頗親近用事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時封倫領選以諗房玄齡玄齡恐失之白秦王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慶州總管楊文幹反辭連太子歸罪淹及王珪韋挺並流越嶲王知其誣餉黃金三百兩及踐阼召爲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戶淹建言諸司文桉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嘿然帝曰何不

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悅以資博練帝敕
東宮儀典簿最悉聽淹裁訂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豫朝政所薦贏
四十人後皆知名嘗白郅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及隋時位
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
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讜言謝曰
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內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
粟忘隋事忠乎因顧羣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
仁泄冶諫亦死則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祿重責深從古則然帝
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
曰世充復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
可有諫未荅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疾帝爲臨問卒贈尚書右僕
射謚曰襄始淹典二職貴重於朝矣而亡清白名獲譏當世子敬
同襲爵官至鴻臚卿如晦五世孫元穎貞元末及進士第又擢宏
詞數從使府辟署稍以右補闕爲翰林學士敏文辭憲宗特所賞

數吳元濟平論書詔勤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以元穎多識
朝章尤被寵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以本官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建安縣男自帝即位不閱歲至宰相搢紳駭異甫再
朞出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帝爲御安福門臨餞敬宗驕
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於道
百工造作無程斂取苛重至削軍食以助裒畜又給與不時戍人
寒飢乃仰足蠻徼於是人人咨苦反爲蠻內覘戎備不脩大和三
年南詔乘虛襲戎嶲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戍者爲鄉導遂入成
都巳傅城元穎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焚郛郭殘
之留數日去蜀之寶貨工巧子女盡矣初元穎計迫將挺身走會
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南詔上言蜀人祈我誅虐帥不
能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貶邵州刺史議者不猒斥爲循
州司馬官屬崔璜紇干泉盧并悉奪秩分逐之元穎死於貶所年
六十四將終表丐贈官乞歸葬詔贈湖州刺史元穎與李德裕善

會昌初德裕當國因赦令復其官弟元絳終太子賓客元絳子

審權

審權字昺衡第進士辟浙西幕府擢拔萃中爲右拾遺宣宗時入翰林爲學士累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門下侍郎出爲鎭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龐勛亂徐州審權與令狐綯崔鉉連師掎角饋粟相銜王師賴濟勛破進檢校司空入爲尚書左僕射襄陽郡公繼領河中忠武節度使卒贈太子太師謚曰德審權淸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鎭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簾徐下乃退與杜悰俱位將相悰先進故世謂審權爲小杜公

子讓能字羣懿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府爲推官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喪母以孝聞又辟劉鄴牛蔚二府稍進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引判度支桉僖宗狩蜀奔謁行在三遷中書舍人召爲翰

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綏徠書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
下劇事值機無所遺筭帝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封建
平縣子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倉黃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
十餘里得遺馬褫紳爲靮乘之朱玫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
從翌日孔緯等乃至俄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爲山南石君涉所毀
天子間關嶮巇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遠宗廟方艱
難時卿不少捨朕盖古所謂忠於所事邪讓能頓首曰臣世家國
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恥也帝次褒中
擢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時嗣襄王熅即僞位彊藩大
鎮附者已十八貢賦不輸行在無以備賞勞衛兵往往乏食君臣
搏手無它策讓能建遣大使入河中以諭王重榮重榮果奉詔已
而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從封襄陽郡公官吏多汙僞署有司皆欲
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昭宗立進尚書左
僕射晉國公賜鐵券累進太尉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寖彊

侍有功不奉法朝廷弱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出帝忿其專然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領興元武定而以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分果閬州隸武定軍茂貞怨不赴鎮上章語悖慢又詒書讓能詆責以爲助守亮爲亂抑忠臣奪己功其言醜肆京師匈懼日數千人守闕下候中尉西門重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爲百姓計答曰事出宰相我無預茂貞益怨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趣調發經月不就第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及王行瑜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乃以健兒數百雜市人候昭緯與鄭延昌歸第擁肩輿譟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驚都輦昭緯曰上委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爲太尉即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而免遂喪其印帝愈怒捕首惡誅之京師爭避亂逃山谷間讓能諫帝曰茂貞固宜誅然大盜適去鳳翔國西門又陛下新即位願少寬假以貞元故事姑息之不可使怨望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橈弱賈生慟哭時也朕顧奄奄

度日坐觀此邪卿爲我圖之朕自以兵屬諸王讓能曰陛下欲削
滌僭嫚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專任臣帝
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
思有以報陛下敢計身乎且陛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
它日臣嘗晁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福二年以
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鐬副之率師三萬送彥若赴鎮昭緯
内畏有功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盩
厔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豫言之臣請歸死以紓難帝
涕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茂貞尚駐兵請必
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弟彥林官御史中丞弘徽戶部侍郎皆及
誅帝痛之後贈太師子光乂次子曉不復仕曉入梁貴顯于世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
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
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

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房杜列傳第二十一

魏徵列傳第二十二　　唐書九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為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徵所為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頲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祕書丞馳馹至黎陽時李勣尚為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偽拜起居舍

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
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閲吾兄弟奈何荅曰太子蚤從
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
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徵白
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
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
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即
貸而後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卧内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
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
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毁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彦博
按訊非是彦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
責也帝謂彦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
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
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

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
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
家秪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
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
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
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
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
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
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
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爲
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貞觀三年以祕書監參豫朝政高
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
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
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

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弊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荅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爲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

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後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无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剌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七年爲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左光祿大夫

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却愈牢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官防閤並同職事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孰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恤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

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
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
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
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
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鍥薄之風先
摇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
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張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
治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
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
之士馬以隋戸口況今之百姓挈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
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
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
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
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傜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

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愼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泆有以動之也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總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它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也帝懼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劾其僞將論死戴冑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冑曰弟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

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讋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傜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殞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

是聞斯爲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
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
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
爲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
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
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
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爲也自王道休明緜十餘載倉廩愈積
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
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
心爲朋黨告訐爲至公彊直爲擅權忠讜爲誹謗謂之朋黨雖
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
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
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

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爲穆伯曰間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

愼於信任遠避佞人況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荅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遭水者它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時上封者衆或不切事帝猒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

以來寖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幷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輩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煦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旣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爲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踈君子而欲至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

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踈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慠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踈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

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襁屬於塵遮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怗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高昌平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寗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寗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

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賷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讓得不拜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謇貴重無踰徵我遣傅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荅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卧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五日畢幷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筭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慟撫之流涕問所欲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

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爲
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
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劒四十人陪葬昭陵將
葬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徵志見許乃
用素車白布幨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
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又賜家封戶九百帝後臨朝歎曰以
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
保此三鑑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
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
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
愛憎之間所宜詳愼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
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
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
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爲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嘗

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録寘內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媢之毀短百爲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纖人遂指爲阿黨又言徵嘗録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爲光祿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爲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

爲檢校太子左庶子武陽縣男開元中寢堂火子孫哭三日詔百
官赴弔徵五世孫謩
謩字申之擢進士第同州刺史楊汝士辟爲長春宮巡官文宗讀
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薦爲右拾遺謩姿宇魁秀帝異
之邕管經略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貶溆州司戶俄徙峽州
刺史謩諫曰王者赦有罪唯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跡暴章
家人銜冤萬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爲屈法今又授
刺史復使治人忝憲章垂至治不見其可有詔改洪州別駕御史
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没入宮謩上言陛下
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
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甕甓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
不育寵幸爲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
謗莫若自修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
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謩

爲拾遺屢有獻納夫備灑埽於内非曰聲妓恤宗女之幼不爲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謩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謩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謩爲右補闕先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裨闕失朕今得謩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處無過之地教坊有工善爲新聲者詔授揚州司馬議者頗言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諭諫官勿復言謩獨固諫不可工降潤州司馬荊南監軍呂令琛縱傔卒辱江陵令觀察使韋長避不發移内樞密使言狀謩劾長任察廉知監軍侵屈官司不以上聞私白近臣亂法度請明其罰不報俄爲起居舍人帝問鄉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帝因敕謩曰事有不當毋嫌於論奏謩對臣頃爲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

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旣嘗觀之蕃曰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蕃上言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臺臺憚士良不敢異卒皆誅死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蕃固讓不見可乃拜始蕃之進李珏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蕃坐二人黨出爲汾州刺史俄貶信州長史宣宗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贓權戚縮氣俄兼戶部侍郎事蕃奏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戶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傅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

且泣下帝爲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謩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會詹毗國獻象謩以爲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河東節度使李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內侍憑藉人無敢言者謩奏徙滑州遷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謩引律固爭卒論慶死累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劒南西川節度使以疾求代召拜吏部尚書用久疾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謩爲宰相議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謩讜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爲令狐綯所忌讒罷之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殁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

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悽惜以爲三代遺直諒哉
蓋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魏徵列傳第二十二